

我在别人设定的角色里拼命挣扎

以为那是我的人生

蝉联《今日美国》《洛杉矶时报》

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排行榜

若即若离的姐妹，爱恨交织的情感，
尘封近三十年的信笺，会说出怎样惊人的秘密？



世上另一个我

[美] 萨拉·帕坎南 (Sarah Pekkanen) ◎著 胡绯◎译

我恨我姐姐，因为她夺走了我想要的一切；
可我又不能不爱她，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共着同样的命运。

The Opposite of Me

世上另一个我

The Opposite of Me

[美] 萨拉·帕坎南 (Sarah Pekkanen) 著 胡绯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上另一个我 / (美) 帕坎南 (Pekkanen, S.) 著; 胡绯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5

书名原文: The Opposite of Me

ISBN 978-7-5404-4842-4

I. ①世… II. ①帕…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525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1-055

THE OPPOSITE OF ME © 2010 by Sarah Pekkan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arah Pekkanen c/o

Victoria Sanders & Associates,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架建议: 外国流行小说

世上另一个我

作 者: [美] 萨拉·帕坎南

译 者: 胡 绯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傅 伊

特约编辑: 马冬冬

版权支持: 李彩萍

装帧设计: 张丽娜

特约监制: 孙淑慧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842-4

定 价: 2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目录 |

- 001_第一章：曾经的辉煌
- 035_第二章：背叛
- 077_第三章：铅华尽洗后的真情
- 101_第四章：故乡
- 133_第五章：亲情试探
- 153_第六章：这么近那么远
- 175_第七章：再也无法回馈的爱
- 215_第八章：因缘而聚
- 241_第九章：想留不能留
- 263_第十章：爱恨交织的情感
- 297_第十一章：最亲近的陌生人
- 313_第十二章：易位
- 335_第十三章：过去与现在
- 349_第十四章：永远不再回头
- 373_第十五章：最美的意外

第一章

曾经的辉煌

如果亚历克斯不是我的姐姐，我也许不会这么有压力。但在很久以前我就发现，有一个像亚历克斯这样的人在身边时，你会很容易被遗忘、被忽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存在成就了今日之我。

我拉开厚重的玻璃门进入邓恩·理查兹 & 克兰兹公司，穿过长长的过道走向经理室，就在那时，前方亮着的一盏灯吸引了我的注意。

办公室这么早就开灯绝非常态。我加快了步子。

赶近几步后我突然意识到，亮灯的正是我自己的办公室。今早四点我回家补了个觉、冲了个澡，可走时绝对锁了办公室的门，还检查过两遍。现在里面竟然有人。

我立刻拔腿飞奔，脑子在惊恐中乱成一团：刚做完的广告故事板收好了吗？不会有人乱动我苦干几个星期好不容易吐血完成的广告案吧？策划案没事吧？——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可全指着它呢。

我冲进办公室，正看见入侵者伸手取我办公桌上的东西。

“林赛！你吓得我魂都没了！”我的助理多娜僵在原地冲我嚷嚷，她正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在办公桌上。

“噢，天哪，抱歉。”我说着，在心里把自己一顿好骂。如果最后我真的沦落到需要网上交友的境地——其实，说不好就是未来分分钟的事——描述“个人特质”的时候，我肯定得列上颇为流行的“被迫害妄想狂”一条。还不如买个路障，把纽约全体单身汉齐刷刷拦在离我三尺

开外的地方呢。

“我没想到这么早就有人来。”我跟多娜说着话，呼吸也逐渐平息下来。记住：如果跑个20码就能累得人气喘吁吁的话，那说明是时候去健身房报名了。最好别去想实际上究竟能去几次，尤其过去两年来我都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去办个健身卡。

“今天是个大日子。”多娜说着把咖啡递过来。

“你太厉害了。”我闭上颇有点难受的眼睛，小啜一口咖啡，感觉到黑色液体的魔力流遍了血管。“我正需要来杯咖啡。我没怎么睡觉。”

“也没有吃早饭，是吧？”多娜双手叉在腰上说。只有五英尺高的她站在办公室里，看起来就像一个脸蛋红扑扑、织着蕾丝方巾垫子的老奶奶。这样一个人要是被惹毛了的话，可是会毫不犹豫地 from 摇椅上蹦起来，端起她的短筒霰弹枪的。

“我会好好吃午饭的。”我绕开问题，躲开多娜的眼神。

尽管已经过了五年，我还是不习惯自己有个助理，更别说这个助理比我大三十多岁、挣的却只有我的三分之一。多娜和我都明白，她是我们两人中间做主的那一个，但让两人都好过的秘诀就是我们在表面上装出相反的样子。有点像我的父母——通常妈妈会听爸爸的，在她毫不让步地逼他接受自己的观点之后。

“我现在去看看餐饮准备得怎么样了。”多娜说，“今天早上找你的电话是不是都不接？”

“是啊，拜托你了。”我说，“除非是急事，或者是创意公司的华特来电话——他对模拟广告案的字体有点抓狂，我得让他平静下来。还有曼特，今天早上要跟他把东西过一遍。让我想想，还有谁，还有谁……噢，

格罗斯化妆品公司打来的电话当然全部都要接。”

“噢，天哪，他们会在——”我看看表，提上来的一口气堵在了嗓子眼里，“——两个小时以后到。”

“少安毋躁，小姑娘。”多娜命令道。只有惯于发话的人才会有这种口气。她急匆匆走到桌前，拿过来一个小纸袋装的蓝莓松饼和两片雅维。

“就知道你不会好好吃早饭，所以我多备了些。你又开始头痛了，对吧？”她问道。

“也不是太糟糕。”我一边撒谎一边伸手去接雅维药片，暗自希望多娜不要注意到我已经咬掉了全部指甲。

多娜终于走出办公室，关上了门。我一屁股沉到大皮椅子里，满心感激地长长吸了一口咖啡。清早的阳光从身后的窗户泻进来，照亮了桌上金色的克里奥奖杯¹。我伸出一根手指摸摸它，希望沾点运气：每次作报告之前我都这么做。

我又摸了一次。今天要作的可不是一般的报告，意义远远大过赢得又一个百万级客户。如果这次的比稿我真能胜出，成功地在客户名册里加上格罗斯化妆品公司……我费力地闭上了眼睛，不想接着想下去；我可不想让自己走霉运。

我跳起身，穿过房间去看自己那些宝贝作品的照片。这也是重要日子里我的另外一个开运仪式。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样式简洁但十分昂贵的黑色相框，每个相框里都挂了一幅杂志广告：一个穿着红色围裙的爸爸正在烤热狗；一对忙于筑巢的夫妻光脚踩到新地毯上；一个年轻的高管靠

1 克里奥广告奖，全球广告业界最受推崇、最富盛誉的国际性广告大奖赛，于1959年在美国设立。旨在表彰广告业最富创意的精英，鼓舞和奖励现代文化中最生动有趣、最富有影响力的艺术形式。——编者注

在头等舱的座位上，表情颇为惬意。

想起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经过两个星期、三轮针对目标消费者的焦点小组座谈后，我们才决定弃用“平静”，转而使用“惬意”这个词。可是整个创意差点在最后一分钟报废：因为我挑中的那个模特儿梳的发型，正好跟航空公司老板的前妻一模一样。不幸的是，这个前妻曾经让老板相信，真爱是不需要签署婚前协议的。如果不是当时我在化妆师的箱子里发现了一瓶五美元的定发啫喱，又拉着客户多求来了30秒钟，我们公司就会眼巴巴地看着一桩两百万美元的生意飞掉：输在一个齐下巴的波波头上。客户们都是出了名的难捉摸，而且黄金法则是：客户越有钱，脑袋越有问题。

今天要见的客户坐拥半个曼哈顿。

我拿起创意团队为格罗斯制作的模拟杂志广告，开始进行第一百次细查，到处翻找小毛病，尽管它们并不存在。我已经在这个广告案上扎扎实实花了三个星期，苦苦地琢磨每一个细节，今天在会议室我会有十分钟时间陈述所有内容——我看了看表，心跳漏了一拍。

跟其他广告公司不一样，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创意与商业工作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如果你想在邓恩·理查兹 & 克兰兹公司顺利发展，一定要两样都玩得转。当然，这也意味着这次报告的责任会由我一个人独自承担。

最糟糕的是（就是这事让我胃里翻江倒海，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却在凌晨三点又从梦中惊醒）：我全部的努力——所有又臭又长的周末加班也好，半夜的电话会议也好——可能都是白花力气。如果格罗斯的老板否决了我的广告案——如果我擦的香水不合他的意，或者文案里某个花哨的形

容词触动了他的神经——成千上万的代理费就会哗啦啦地从我的指缝里溜掉。曾经有一次，一位拥有连锁豪华酒店的日本大亨听了一场棒得不得了的广告案报告后，只哼了一声就毙掉了它。该创意花了两个月时间，由我们公司的总裁亲自坐镇监制——这里说的可是那种会得广告奖、会让每个人兴奋地评头论足的创意。他的助理开心地为我们解释大亨的行为：“他不喜欢蓝色。”结果就是这样，再没有机会把广告案的颜色调换掉。现场只剩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广告公司高管挤成一团，就像一群被赶到出口的绵羊：现在他们说“Konnichi-wa!”的本事再也用不上了。

我又从书桌抽屉里翻出一片秘藏的雅维吞下（多娜可不知道我藏了这些东西），一边用一只手揉脖子上的硬块，一边盯着我的团队为格罗斯制作的模拟广告。

格罗斯化妆品公司上个月主动向我们伸出橄榄枝，透露说他们可能会从现在聘请的广告代理那儿跳过来，我们的总裁——他叫曼森，是个42岁的营销天才，总穿红色的匡威运动鞋，即使搭配的是他的晚礼服——把公司五个顶尖的创意团队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格罗斯想给封面女郎¹点厉害瞧瞧。”曼森说着猛灌了一口立顿（立顿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在他的橡木会议桌上啪啪地敲着一支比克笔（比克也在我们的客户名单上）。曼森对公司客户十分忠诚，有一次他从一家四星级酒店退住，只是因为酒店主厨拒绝把卡夫田园酱换成香槟松露酱。

“格罗斯的策略强调平易近人。”曼森继续说，“把林荫大道上的公主们统统忘掉，我们这次要瞄准的是学校老师、流水线上干活的姑娘，还

1 封面女郎，Cover Girl，美国最受年轻女孩喜爱的时尚彩妆品牌。——编者注

有公司前台。”他的眼神绕着桌面瞟来瞟去，把我们所有人都刺出了几个窟窿。我还可以发誓有那么两分钟，他连眼睛都没有眨过。曼森长着一个灯泡形状的秃头，从他的眼神中读不出内心世界，这让我联想到了外星人。每次他进入眼睛不眨的恍惚状态时，我都深信他正从母舰上下载数据。我的助理多娜认定他只是需要再多吃一些维生素C；她总是吵他，让他喝美汁源果粒橙——美汁源也是我们公司的一家客户。

“格罗斯上一支广告的记忆率怎么样？”桌子另一头有人问。是小浪妞雪儿，她从会议桌中段的座位上站起来取立顿茶喝，两个大胸简直像要从紧身白衬衣里爆出来。

“我来拿给你吧？”公司助理艺术总监曼特提议道。如果你不认识曼特，只听他说这些话的语气，不定觉得他有多纯洁无辜呢。

曼特是我的办公室死党，其实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称得上朋友的人。真奇怪，我们公司这么一个虐待狂集中的俱乐部，表面上却显得其乐融融、彬彬有礼。

“我够得着。”雪儿语气生硬地朝后一甩栗色头发，一扭腰走开了。曼特朝我飞了个眼色。公司会议已经开过不下上百次，你可能以为雪儿终于可以找到一个简单点的办法来喝水了，可是看看她——日复一日，她都在极力模仿猫头鹰快餐连锁店拉拉队员侧身收小费的姿势。一切纯属巧合：每次她问问题的时候都正好赶上口渴，因此所有人的目光都会再次聚焦到她的身上。

“封面女郎上一支广告片用了奎因·拉蒂法¹，记忆率有30%。格罗斯

1 奎因·拉蒂法（Queen Latifah），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著名女性Hip-Hop歌手之一，90年代初开始银幕表演生涯，以性格开朗的形象日益受到欢迎。2003年因《芝加哥》获第75届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编者注

最近一支广告是20%。”曼森随口答道，连翻也没翻一下记录。他有一个好得不得了的记性，客户对他的宽容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理解为什么格罗斯会打听其他的广告代理了。20%可不是什么好业绩。

在广告这一行，记忆率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基本上，这个比率说明看了广告的人有几成能够真正留下印象。跟我一样任职创意总监的雪儿某次负责一支狗粮广告，记忆率达到了41%。她定了好几打写着“41”的气球，塞满了整个办公室。含蓄，跟松垮垮的套头衫一样，不在她的基因里。我发誓，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40%（顺便说说，我设计的广告突破四十个百分点已经三次了，是本公司最高纪录）。

“拨出五个创意团队来做这个单。”曼森说，“三个星期后把广告案给我做好。最好的两支向格罗斯汇报。”

所有人都起身离开，曼森向我走过来。雪儿正在慢悠悠地收拾东西，装出没有在偷听的模样。

“我要这个客户。”他的淡蓝色眼睛紧紧盯住我的眼睛。

“他们的预算有这么高吗？”我问。

“不高。他们抠门得要死。”他说话的样子很开心，“往上数数我们刚签的三个客户。”

“家庭保健方案、矫正床垫、成人护理垫。”我一口气报出一串客户名。

“是成人纸尿裤。”他纠正道，“势头坏透了。我们快成大小便失禁的老东西们的专用代理商了。我们需要18到35岁年龄段的客户。林赛，给我搞定这一家。”他刚刚闭上嘴，雪儿也不再收拾手里的文件。我和她都

朝曼森靠了过去。

“用不着我来告诉你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有多大。”曼森说，“仔细想想最近要发生的重大事件。格罗斯的比稿报告之后紧接着就是选拔。赢得这家客户对你来说比什么都关键……”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知道曼森在暗示什么。所有人私下都很清楚，我们公司准备提升一个新的创意总监副总裁。这个副总裁的头衔不仅意味着薪水暴涨，还意味着不少随之而来的好处：六位数的奖金，丰厚的401k养老金，往来机场有车接送。这个职位意味着我会买得起上西区小小的、舒服的单身公寓，意味着头等舱和可以报销大笔的公费开支。

它代表着成功，而这对我来说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现在就去做。”我说着匆忙跑出办公室，一头扎进了格罗斯化妆品的世界。

从那以后，我埋头苦干了三个星期，才最终喘了口气。

我又咕噜咕噜灌下了几口咖啡，终于把广告案检查完了。像错别字这样的小错误也有可能终结我的职业生涯，不过手里的广告案一点瑕疵也没有。这是我的“凌晨三点宝贝”，是超量咖啡因、一整袋土豆片（不过可是一小把一小把地吃的。每次吃完几把，就封好袋口放回自己的食品格里）和我如约而至的老床伴——失眠所结成的邪恶同盟一起诞下的结晶。格罗斯想要从封面女郎那儿分走一大块蛋糕，可他们不想花钱雇哈莉·贝瑞和凯莉·罗素那样的名模。我的方案兼顾了两头。

曼森对方案很满意；现在我只需要在格罗斯的老板兼CEO面前好好表现，赢得比稿。我又扫了一眼手表。他们的豪华轿车将在96分钟后开到我们公司的楼下。再过76分钟，我就会下楼，等待迎接贵宾。

我按响了内部传呼装置的按钮。“是多娜吗？餐饮公司的人到了吗？”

“如果他们现在还没有到，我会不通知你吗？”她的口气很冲。多娜讨厌我乱猜疑她。“不过他们准备的是康考特葡萄。”

“该死！”我一跃而起，把自己的咖啡撞翻到了地板上。我从最上层的抽屉里扯出几张面巾纸，擦干净桌面，“我现在就赶到食品店去——”

“放轻松，”多娜说，“我已经去过食品店了。现在冰箱里已经冻上无籽绿葡萄了。时间来得及。”

用红葡萄而不是绿葡萄，这样的细节足以毁掉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谢谢。”我吸进一口气，心脏不再发出雷鸣一样的声音。我又伸手拿了一片雅维，像街头醉汉一样信誓旦旦地向自己保证：绝对是最后一片了。至少在午餐前。

我准备得完美无缺。雪儿和我各自赢得了——一个向格罗斯作广告案陈述的名额，她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她的不少方案都缺乏新意，但在争夺机会的时候，她简直花样百出。我拼命想偷看一眼她的故事板，但是我知道她就像FBI保护人质一样严密保护着它。跟我一模一样。

雪儿今年33岁，比我大四岁，她工作很拼命。但我更拼命，我与工作同呼吸，睡觉都枕在工作上。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不是多娜注意到沙发垫子在我头上硌出了印子，然后劈头给了我一顿痛骂，我简直都找不到理由在晚上离开办公室回家睡觉。尽管已经在纽约住了七年——自从邓恩·理查兹 & 克兰兹到西北大学研究生院进行校园招聘，给了我一个职位——可是在这个城市里，我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曼特。我除了工作没有给任何人、任何事情留下一点空余的时间。

“林赛？”多娜探了个头到我的办公室里，“你妈妈打来的电话。她说她在医院里。”

我一把抓起了话筒。是爸爸出了什么事吗？我就知道，从联邦政府退休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他立刻投入到了艰苦卓绝的花园大战中，对手是我们的邻居——辛普森先生。两年前，回家过感恩节时，我不得不出手拦住爸爸，不然的话他肯定会爬上楼梯，从两家分界的地方把辛普森先生家伸到我家的树杈全都锯掉。（去年我没有回家过节，因为有个任务到截稿前一分钟才交到我的手上：要给一个位于圣卢西亚的度假胜地赶制广告策划，该地区正处于自然保护区发展的疲软期。）

“噢，宝贝，你肯定不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情。”妈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上个月我订了一份《奥普拉》杂志，记得吗？”

“唔——是的。”我一边撒谎，一边好奇这么一个开头怎么会以狂奔到医院给爸爸重新接上前臂收尾。

“所以我买了11月号，填好了里面的订阅卡。”妈妈看来已经舒舒服服地聊起天来了，“你知道那些小卡片吧？经常从杂志里面掉出来，把地板弄得乱糟糟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放这些卡片进去，我猜他们觉得如果你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卡片，就真的会订阅杂志。”

她停了下来，陷入了沉思：“不过我真的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凭什么批评人家呢？”

“妈妈，”我把电话放进耳朵和肩膀之间，揉着自己的太阳穴，“没出什么事吧？”

妈妈叹了口气。“今天我刚刚收到第一期《奥普拉》杂志，是11月号！当然，我已经读过这一期了。”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好像正在小声跟

我分享什么机密，“你爸爸也读过了。不过你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呢。这么一来，我付了12期杂志的钱，却只能拿到11期。”

“林赛？”多娜又出现了，“曼特来了。要他进来吗？”

“让他进来。”我捂住话筒回答。

妈妈还在说话，“……简直就像给你下了一个套，他们说‘比封面标注价格省14美元’，可是你拿到的却是两期一模一样的杂志，两份你都付了钱，而且算上税的话其实只省了10美元45美分——这可是你爸爸笔算出来的——而且——”

“妈妈，”我插话说，“你是在医院吗？”

“是啊。”妈妈说。

沉默。

“嗯，妈妈？”我说，“你怎么会在医院里？”

“我来探望玛格鲁特太太。记得吧，她做了一个盆骨手术，六个星期都不能爬楼梯啦。上次我来探望的时候，发现候客室只有《高尔夫杂志》和《焦点》杂志，我就想，我有两份《奥普拉》杂志，有什么用吗？可能其他人会喜欢呢。对了，杂志上还有一个低脂奶酪蛋糕食谱，要奶油打好起泡的——窍门是苹果酱，比什么都重要——”

“妈妈，我会弄好食谱的。”我打断她插进一句话，我脑袋里的压力已经开始沸腾，不这么做的话，我会立刻像一只茶壶一样尖叫起来，“我会直接打电话到奥普拉的办公室要食谱。”

曼特走进我的办公室，一条眉毛拍得高高的。他穿着一件黑色外套，搭配一头卷曲的黑色头发看起来不错。要告诉他，他穿黑色很配，我心不在焉地想。

“谢谢你，宝贝。”妈妈听起来对没能挤占更多时间有一丁点失望，“有个能够找对人的女儿真不错。”

“跟斯特曼说，什么时候我们应该一起再坐飞机去钓鱼。”曼特靠过来小声说，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比成一把枪，发出一弹正中他的胸口。

“顺便问一声，你有亚历克斯的消息吗？”妈妈问。

我应该猜得到，不提到我的孪生姐姐，这通电话是完不了的。如果妈妈夸奖了我，她也一定会说点亚历克斯的好话。有时候我都好奇，亚历克斯和我变成现在这副争强好胜的模样，是不是因为妈妈一直坚持一丝不苟地公平对待我们两个人。也许是的，我想，能把自己的缺陷安心推到父母头上，让人感觉很舒服。

我叹了一口气，瞄了一眼手表：倒计时还剩58分钟。

“奥普拉，”曼特抓住胸口，在我的办公室地板上打滚，哑着声音说，“招齐你的天使网络吧。我看见……一道……白光。”

“电视台已经给亚历克斯加了时段！”妈妈说，“现在她周三和周五都会上电视，不只有周三了。这不是很好吗？”

每次一知道我有双胞胎姐妹，人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们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当然了，除非他们看见我和亚历克斯在一起，那样的话他们就会皱起眉毛，眼睛也不正视我们。当他们结结巴巴地发问时，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们的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双胞胎？可是……可是……你们两个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啊。”

双胞胎能长得有多么南辕北辙，亚历克斯和我就有多不像。我总觉得我看起来像小孩画出来的人像：用直直的褐色线条描出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统统在正确的地方，一个不少。一点也不出奇；